

长篇小说

血海

朝鲜·平壤

1978

· 长篇小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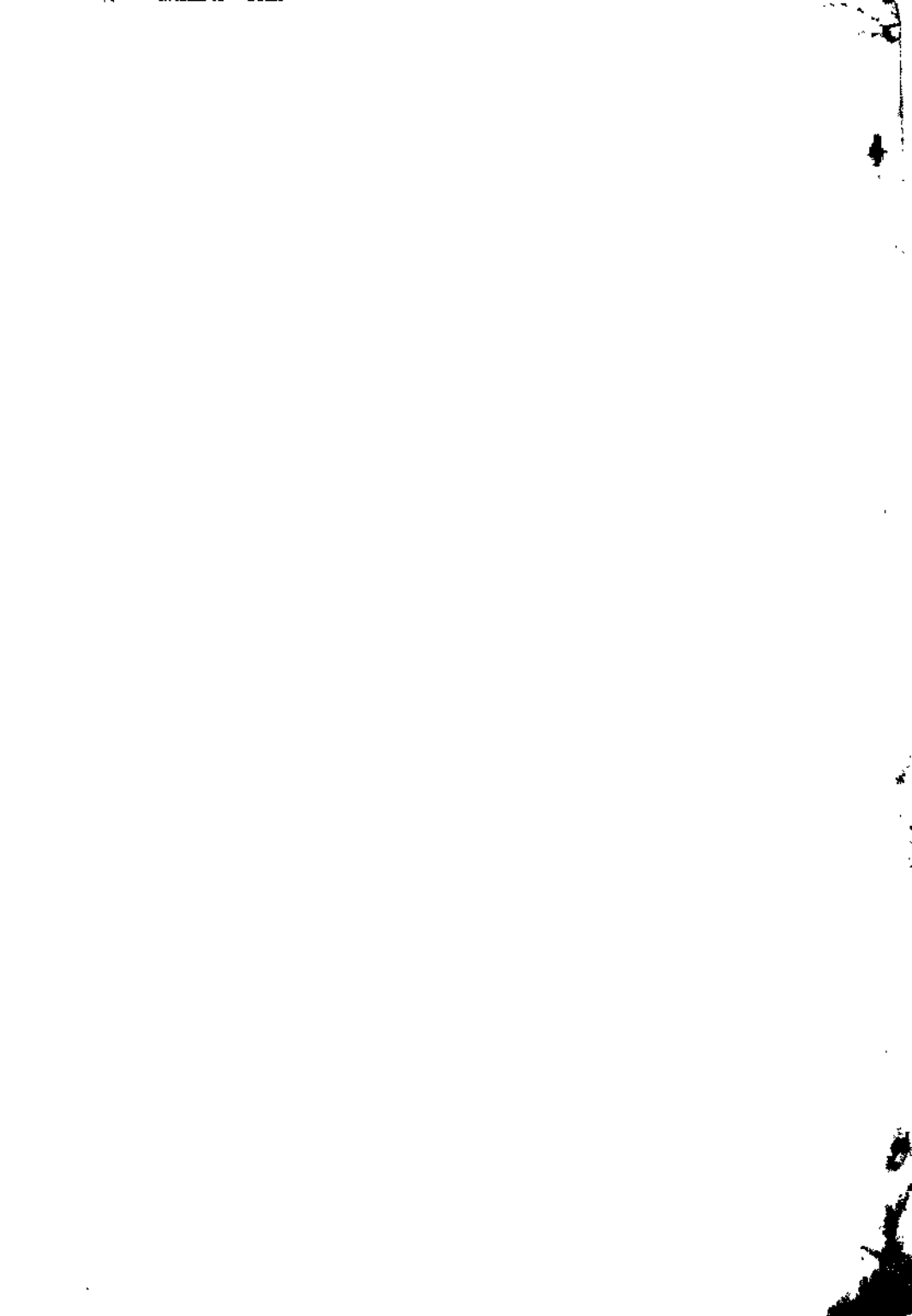
血 海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8

这部小说是根据光荣的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创作的不朽名作革命话剧《血海》创作的。

第一部



第 一 篇

这是异乎寻常的天气。

虽说一到春天花就开了，鸟就叫了，可今年的春天却一股劲儿地闹腾。

滚滚的乌云飞奔急驰而来，天地霎时变得一片漆黑。山岗上的野草和佛子山麓的树林，在狂风中战栗挣扎；马鞍山下的碾房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就要折断了似的；碾房边的三棵白杨，也仿佛要栽倒似地翻扭着身子，终于把树梢上的喜鹊窝给掀了下来。

这光景颇象前些日子风雪大作的那个可怕的夜晚。“轰隆隆，轰——”四周传来骇人的声响，宛如无数车轮一下子滚过桥梁那样嘈杂喧腾。

甲顺突然害怕了，急忙把背上的乙男扳到一边，想止住他的哭声。乙男实在太小了，领会不了姐姐的心情，依然大哭不止。“哎呀，天上的鬼神听到哭声，把你抓走可怎么办哪？……”

“乙男，别哭，别哭啦！”

甲顺惊恐地望了望变得越来越凶恶的天空，回过头来低声哄

着乙男。乙男哪里听她的话，一个劲儿踢蹬着两只小腿大哭。现在，他的嗓门哭哑了，就象要咽气似的，发出咯儿咯儿的声音。

甲顺可急坏了。她的两只大眼眈眈了，嘴唇焦干了。这会儿肚子也饿瘪了，背兜的带子直往下掉。乙男在东风未起的时候就这么哭奶，甲顺想哄弟弟别哭，几次拣起妈妈从垄里刨出来的旋花根给他吃。每当这时，他暂时停住了哭声，但啃了几下，觉得不顶饱，就哭得更厉害了。

不一会儿，甲顺被折腾得眼皮直往下耷拉，腰板也没劲了。这时，狂风骤起，吹赶着乌云，把大地渐渐地沉入黑暗里去。那棵孤零零地挺立在田野上的泥杨，浑身战栗着，惊惶地摇晃起来。不知藏在哪儿的乌云，只管从佛子山和更远一些的蒸笼峰上一团一团地腾起，象角逐般地搅在一起翻滚着，向母亲、甲顺和乙男直扑过来。

刹那间，黑沉沉的雨云布满了天空，山峦、树林和田野，都在狂风中打战。

就是这样，乙男还是踢蹬着小腿大哭，哭呀哭呀，脑门上都哭出冷汗来了。他这么哭，不单是因为饿，恐怕也是叫这个坏天气给吓的吧。

甲顺也急得眼泪汪汪的了。

“怎么办呢？妈说她今天怎么也得把地耨完，……妈也累得不出奶了！……”

一股潮湿的风，狂暴地掠过了田野。

在甲顺周围，枯草飒飒地作响，枯蒿叭叭地折断，象乱草一样被风旋起，飞向天空。

这时，就在甲顺的吃惊的眼前，有一朵金黄色的蒲公英颤巍

巍地伸出头来。少女看到这朵开放在枯草中的淡雅的野花，惊奇得竟一时忘了恐怖，伸手把它摘下来。她滴溜溜地转动着那朵渗出乳白色浆液的蒲公英，递给背后的乙男。乙男伸出满是唾沫鼻涕的小手，一把抓过来塞进嘴里，一尝不是滋味，就皱起小脸，把花搓个稀烂，往地上一扔，似乎因为受骗而激怒了，又象叫火燎了似地哇哇大哭起来。

甲顺睁着泪汪汪的大眼，求教似地望着蹲在长牵那头拼命榜地的母亲。

此刻，母亲也心慌意乱了。乙男那撕裂人心和刺痛耳膜的哭声，以及那越来越坏的天气，都在催着她拼命地榜地，逼得她没工夫去揩拭额上淌下来的一串串汗珠。

这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春天。

母亲本来就是在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中迎接了这个春天的。

早在两个月前，大地就萌动了春意。在背阴地上还覆盖着积雪的时候，天气破例地暖和了几天。严寒封冻的谷地解冻了，头一场桃花水发出亲切的絮语流入溪谷。于是，家家户户都把种箕子掏出来吹风，开始收拾农具，该磨口的磨口，该安把的安把，还扒开土豆窖，切起土豆栽子来了。

尽管他们在阴暗的圆木房子的屋檐下过着饥饿困苦、受压抑的生活，但是此刻他们都觉得漫长而凶暴的北国严冬终于过去了，盼望着的春天似乎跟着人间的喜讯一道突然来到了门前。人们心里都充满着希望，于是走到庭院里和村头上漫步，开始串起门来了。

然而，春天却姗姗来迟。她到了那座远隔着荒凉草原的燕笼峰的山坡上就脚蹑不前了。这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载

着人间的不祥信息卷来了，于是泥泞的谷地又重新上了冻，游丝飘荡的田野又严严实实地披上了雪毯，刚在人们心田里萌芽的希望，也被摧残得支离破碎，象不毛之地一样毫无生机了。

坏天气一直闹了十来天，才渐渐地转暖，又淌起桃花水来。然而，时节是错过了，更不能在人们的心田里重新萌起对春天的向往了。是的，今年又免不了要挨饿。即使播下种子，怎样挨到秋天还是叫人忧愁的事。这样，男人们都没有心思顾及庄稼活了，天天成群结队涌到城里去干那些叫人担惊受怕的事情。

对元男妈来说，这一切都好象是向她预示着某种注定的命运，所以入春以来，她一直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这天刚过晌午，黑糊糊的阴影就象张开两臂逐渐逼近的夜叉一样，从蒸笼峰和佛子山麓直扑过来。元男妈忽然心情不安起来，她提着锄头仰望天空，只见刀刃般的闪电早在等候她似地霍地发出一道闪光，从那堆浓黑的乌云缝隙里，对着她的头顶劈下来。

“哎呀，怎么办哪？……”

顺女（元男妈的小名）打了个机伶，半欠起身来，望着枯蒿沙沙喧响的地头。那棵孤立在地头上的泥杨，也似乎预感到迫近头顶的灾难，抖动着成千上万根枝条翻扭起来。就在那棵树下，甲顺正背着乙男一边惊望着那将要降灾的天空，一边焦急地哄着弟弟。

母亲听到乙男嘶哑的哭声，不由自主地向着孩子们伸出了一只手。

母亲的这个动作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种本能。她的手还没放下来，天空就轰隆隆地打了一声干雷。这是今年头一次听到

的雷声，也许因为是头一次雷鸣吧，使人觉得它确实带有一种莫名的杀气。

母亲本来就够惶惶不安的了，这一声闷雷更把她的心给吓凉了。她恨不得扔下锄头去抱自己的儿子。但她的目光一触到地垄，肩头就不禁一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块地今天非得耨完不可，要是再晚一天，那么本来就种得很晚的土豆该收不回来了。母亲这样想着，一边不时地望望天空，一边急急忙忙地耨地，好象要用耨地的动作去止住孩子的哭声似的。

这天气也成心和母亲作对，天色越来越阴暗。草原那边，早已是昏昏沉沉不辨轮廓。她在无可奈何的不安中抬起头来，只见蒸笼峰和佛子山山岭上升腾起的浓黑的阴云，正凶猛地奔涌过来。

雨云，紧跟在狂风和暴雨的后面扑上来了。看样子，老天也真想狠狠地浇一下这个带着两个小孩来到偏僻的地里，为抢救错过时节的庄稼正在拼命耨地的纯朴的女人。

早晨，还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顺女看天气不错，便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地耨完，就带着两个孩子到地里来。可是这鬼天，不知是因为性情多变，还是成心要吓唬谁，突然这么打起干雷，闹腾起来。

这是一个昏暗而阴沉的春天，又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节。

现在想起来，顺女早在去年丈夫上蒸笼峰伐木场倒套子的时候，就预感到这个世道的不安。不过她那时对世态人情还懂得太少，所以也就把一冬来丈夫不在时的不宁心绪，单单看成是自己平生孤独无依的生活所造成的秉性，而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心情的起因。最近，村里的男人都为越来越苦的穷日子犯愁，他们

凑到一起议论了一番，说是要找谁拼命去，后来便都到三道沟去了。直到这时，她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里浮起的那种忧愁和不安，究竟是因为什么了。她是十分淳厚的人，总是用温顺的眼光来看待人世间的一切。她觉得庄稼人天天成群结队地进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生怕他们惹出什么大祸来。这种不安，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

进城去的丈夫还没有回来。这也是在雷鸣闪电下蹲在垄上的顺女感到心情惶惶无法平静的一个原因。

她好象被心中翻腾的不安和乱卷的狂风所追赶，被心爱的儿子那仿佛要急出羊痫风来的哭声所催促，急忙地耨着地。这块地，原来是一块撂荒地，紫芒早已到处滋生，今年新刨出来栽上了土豆，幼嫩的土豆秧又给紫芒缠住了。母亲急得双手打战，但不管怎么急也不能耨得马虎，地耨得怎么样，将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再说，这栽子是丈夫饿着肚子埋下的，一颗也不能让它损失。

这天气一开始就有些反常。并且也没有下了春雨不发大水的道理呀。有这个道理又怎么样呢？听元男爹讲，这个世道根本没一条理是向着我们穷人的，老天爷也一样，说不定会下一场瓢泼大雨，冲垮这些浸满丈夫汗水的地垄，冲走这些差不多是饿着孩子们、用眼泪和哀叹来催芽下种的秧苗。元男妈拼命地压抑住焦躁的心情，生怕漏掉一根杂草，她仔细地耨，高高地培上掩子，就象是一寸一寸地拉着地垄走似地往前耨。

但是，老天爷并不理解母亲的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情。

天空打了一阵干雷，发了半天狠，终于哗啦啦地泼下粗大的雨点。豆粒大的、冰凉的雨珠打在垄上，扬起一股刺鼻的尘土味。

顺女吓得抬头一看，蒸笼峰和佛子山早被无数支箭头似的雨

柱遮住不见了，只有地头上那棵泥杨，被浇得湿漉漉地闪着亮光，连根带叶在摇晃着。

母亲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耨地，茫然地仰望着无情的天空。汗水从她的宽阔的前额流了下来，而那隐隐闪光的大眼里则包着一汪与其说是埋怨，还不如说是哀求的眼泪。然而，老天爷似乎无心欣赏这位年轻女人的美丽脸庞和善良的心肠，也不想去体谅她那一星半点十分微小而又十分恳切的愿望，却用粗大冰凉的雨点无情地击打着她的鼻梁，她那紧闭的嘴唇和露在头巾下面的漆黑油亮的鬓发。

这一切，都无非证实了顺女平素对这个刻薄的世道和时代所抱的见解，只不过使她更痛切地认识到这点罢了。

“你看，闪光娘娘打闪啦，雷公菩萨打雷啦，别哭啦！”

女儿焦躁的声音，传到木然仰着头的年轻的母亲耳里。这时，她才发觉自己快耨到长着那棵泥杨的田畦跟前了。乙男并没有被吓住，他用更大的哭声回答了姐姐的天真的恐吓。

一瞬间，顺女的耳朵里听不到风声，听不到雨声，甚至听不到雷声了。现在，她耳里只是灌满了在这个荒凉的世上发出来的乙男饥饿的哭声和甲顺断肠的话声。

“哎呀，怎么老哭哇？”

好脾气的甲顺，也终于用带着愠怒的语调埋怨起弟弟来了，她哄弟弟的话声也近于一种哭声了。

“妈没奶了，就你自己饿吗？爹，妈，哥哥，还有我，都没有吃饭……你寻思我就不饿啦？……”

她的最末一句话被哭泣声淹没了，断断续续的话声，被强劲的风雨给卷走了。

母亲站在开始倾泻的大雨中，一手按着惶惶不安象要窒息的胸口，低头望着还没有动手耨的地垄。

当平生没过一天好日子，总是怀着郁愤度日的丈夫，在深更半夜回到家来抽着苦辣的旱烟发愁的时候，如果能够告诉他说，今天已把那块看作是撂荒了的土豆地耨完了头遍草，那他该多么高兴啊！

顺女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既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胞姐妹。对她来说，丈夫是最亲近的人了，丈夫的喜悦就是她的喜悦，丈夫的悲伤就是她的悲伤。她，把丈夫当做唯一的支柱生活在这个刻薄的世上的她，是多么想看到丈夫的笑容和高兴的样子啊！然而，她没有什么别的才干能够让丈夫高兴，唯一的办法就是手脚勤快，拼命地干活。

可是，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也不是每次都能如愿以偿的。

妻子对丈夫是忠诚的。丈夫对妻子的这种至诚的心意，与其说感到高兴，不如说感到怜悯，也就往往不是出自本意地说些责备妻子的话，但内心却深深地热爱和信赖妻子。顺女也知道丈夫的这种心情，每当听到丈夫责备的时候，心里反倒十分感激他。

一连几天，丈夫差不多都是通宵抽烟，有时脸色很不好，整天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想心思。

她是多么想在如此发闷的丈夫面前，亲切地谈论谈论这块耨完了的土豆地，并且描绘一下秋天丰收的景象啊！

可是，这也是一场虚幻的梦！

忽地一亮，一道闪电划过佛子山腰，一阵隆隆的雷声，犹如大山的悲鸣，摇撼着这块压在雨雾下面的土地，一直响到漠漠的

田野尽头。

顺女猛地站起身来，伸手摘下头巾，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向孩子们跑去。

她的身后，疾如火箭的急雨紧紧地追赶上来了。

“妈妈——”

甲顺看到急忙跑来的妈妈，高兴得喊着迎了上去，向妈妈伸出小手。

“甲顺，快走吧，要淋雨啦！”

母亲忙把锄头递给甲顺，接着把乙男连包被抱了过来。乙男一到妈妈怀里，就止住了哭声，抖动着肩膀，咯儿咯儿地拍打着直扒妈妈的胸脯。

“乙男，可把你饿坏啦！怎么办哪，咱回家吧。”

母亲紧紧地搂抱着儿子，吃惊地回头看了一张狂卷的风雨，便急忙跑起来。甲顺也抱着背带和锄头紧跟在妈妈的身后。她俩刚刚跑过高坎，淅淅沥沥的雨点就变成了象千万条竹竿一样的骤雨倾泻下来，遮得眼前蒙蒙一片，甚至看不清几步之外的景物。

这时，那棵象山神一般屹立在高坎弯上的老桦树迎接了她俩。这棵五抱多粗的桦树，一到夏天就伸展开青翠的枝条，召唤来往的飞鸟，下雨的时候，就为过往的行人遮风挡雨。这棵树非常粗大，牛驮子在树下避雨，甚至都不会打湿鞍轭。它虽然挺立在这片荒凉草原的一个不太高的坎子上，可是十里方圆内都能一眼望到它。这样，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寻找梨树沟、立石庄、大柳树沟和小柳树沟等村庄的标志。

母亲坐在不知何年何月过路人搬来的石板上给孩子喂奶。乙男急得直晃脑袋，咬到了奶头，才呼地嘘出了一口气。

母亲背靠着烂了个窟窿的树干，回头瞅了瞅仍是怯生生地仰望着天空的甲顺的憔悴的脸，这时，小女儿也瞅着妈妈，颤颤地抖动着嘴唇笑了。

要是盛夏的话，这棵树是满可以遮住雨点的。可现在还不到节气，树叶还不繁茂，粗大的雨点穿过稠密的树枝掉了下来。甲顺用穿着草鞋的小脚脚尖点着地，踮起脚后跟，伸手扳下一根树枝去遮妈妈的头顶。一根树枝怎能遮住雨呢？这个刚交十岁的女儿的好心，简直把母亲感动得要流出眼泪来了。母亲抑制住激动的心情，伸出一只手，拉着甲顺的手，说：

“我的甲顺，你真是个好孩子！”

母亲夸着女儿，露出淡淡的微笑。甲顺看见妈妈笑了，唇边也绽出了一丝纤细的笑纹。

这笑，加深了母女之间交流着的亲切的情意，在无声中给两人的心田注满了喜悦。她俩好比是两朵可怜地开放在狂风喧嚣的荒野里的野花，相互凝视着，微笑着。这淡淡的和纤细的微笑，是在无言无语中给母亲和女儿的心田灌满信心和勇气，使她们不管多么艰难、多么饥饿，也不会因为这冷酷无情的世道而失望，仍然能够坚强地生活下去的希望泉水。

大雨倾盆而下。从天空挂下来的无数条密得象竹帘般的雨柱中，升起一片白蒙蒙的水雾，在桦树的枝条间缭绕着，冉冉地向四周散去。地上的水流裹着肮脏的乱草，泛起混浊的水沫，那水沫就象是咆哮了一通的老天爷嘴角边泛出的白沫一样。泛着水沫的流水舔着树根，顺着地沟蜿蜒而下，在水沫下面，雨水犹如泻出的山洪一般，哗哗地奔腾流去。

透过树叶掉下来的不是雨点，而是拳头大的水珠。这些水珠

啪达啪达地掉下来，连连落到头顶和脖颈里，使人都来不及打战。

顺女的头发，象才洗过似地紧贴在头上。她那被雨水洗净了汗渍的圆脸庞，显现出没有一点污垢的年轻母亲的温柔和美丽。

每当水珠掉下来的时候，甲顺就急忙用树枝去挡，可是每一次都和她的愿望相反，总是晚了一步。

母亲默默地把女儿拉到自己的身边。当母亲无言的情意渗进女儿心窝的时候，甲顺就亲昵地一头扎进妈妈的腋下。

这地方的节气来得晚。今天天气又这么坏，身穿粗麻布衣裳的母亲和女儿都冷得直哆嗦。但是她俩紧紧地偎倚着，体温烘暖了彼此的身体，不知怎的，也把她们凄凉的心给温暖地包裹起来了。

“妈，你看，麻雀也冷啦！”

圆睁着眼睛瞅着雨丝的甲顺，举手指着落在高高的树枝上避雨的麻雀说。它们也被雨浇得湿淋淋的，两个翅膀紧贴在身上。

“那是妈，那是爹，落在旁边的是乙男和我……最旁边的是哥哥。”

树上的麻雀正好是五只。在母亲看来，那些小鸟都是一个模样，分不出哪是母鸟哪是雏鸟，可是她也觉得它们是有爸爸、妈妈、哥哥和弟弟的一家。

“是啊，麻雀也冷啦……”

母亲温情地笑着，亲切地抚摸着女儿的紧贴在头上的湿头发。

“妈，那只麻雀准是哥哥，你看它单独坐在旁边显美，……妈，哥哥该回来了吧？……”

甲顺是很喜欢跟着哥哥玩的，可是元男却嫌她是个丫头，总不愿意带她玩。现在，甲顺就用这种方式表示对哥哥的不满。尽